

前不久, 闻市级机关某处级干部, 为了给自己退休这天留下一些痕迹, 有一个新生活开始的仪式感, 退休时特意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向社会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 祝自己精彩人生的开始。接待他的业务员说, 我们从来没有接待过你这样的广告客户, 你开了退休在媒体登广告的先河。

退休, 是生命“第二春”的开始, 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曾几何时, 每一个退休人员退休时, 都有一个被敲响打鼓、热热闹闹欢送回家的仪式。后来, 随着国企改革与企业相关事务的社会化, 这样的仪式渐渐消失了。从效益角度, 或许有一定意义; 但从“人情”方面讲, 是不是嫌太“冷清”甚至“冷漠”了一点呢? 因而甚至有不甘寂寞者, 自己给自己策划退休仪式——报载, 某企

请给退休者一个“仪式”

任炽越

员工工退休时, 特意订了一辆龙形花车, 雇了一个锣鼓队, 到时把自己从单位接出来, 一路敲锣打鼓, 先去党的一大旧址留了影, 再热闹风光地回家。此举虽只是个别行为, 却反映了退休老人普遍的心理需求。

一名员工在单位勤勉工作了一辈子, 退休时有一个难忘的仪式, 既是对他在工作阶段, 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的感谢, 又是对他开始新生活的祝福。在仪式中, 退休老人感受到的, 固然有单位对他表示的情感, 更多的, 可能是这个社会应提供的一份温情。

当然, 退休仪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敲锣打鼓一种。据了解, 国外有许



边看边聊

诺曼底作为“二战”遗存下来最著名的战争符号, 一直令我向往。去年春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我在莫斯科看完红场大阅兵之后赶到巴黎, 与侄子一起驱车向着诺曼底奔去。十分巧合, 这天是 2015 年 6 月 6 日, 星期六, 71 年前的今天, 盟军开始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 打响对德国军队的反攻战。

到达首站圣米歇尔山, 天色已晚。我问侄子诺曼底呢, 诺曼底在哪, 他用手一指, 这里就是诺曼底, 眼见之处都是诺曼底, 或者, 准确地讲这里是诺曼底地区。根据法国行政区

划分, 诺曼底分为诺曼底大区和下诺曼底区, 首府分别在鲁昂和卡昂。圣米歇尔山在诺曼底地区的最南端, 著名的圣马洛湾将其与英吉利海峡连在一起,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长满扇贝的诺曼底海滩

许志杰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 派了大量驻军把守。盟军虽然没有从正面攻击, 德军还是企图炸毁山上的古老建筑。米歇尔修道院的修女们闻讯, 立即组织起来, 誓与米歇尔修道院共存亡。在修女们誓死抵抗之下, 德军未及破坏就被盟军打跑了, 但是流弹还是把圣米歇尔教堂的塔尖打坏了, 留下了一个没有屋顶的战争遗迹。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没人能够躲得过去, 即使你不在诺曼底, 那里的炮

声、枪响、冲锋的呐喊, 同样震撼着你的心魄。在欧洲旅行, 脚步其实一直踏着战争的步点往前走。离开圣米歇尔山, 车子向着海边疾行, 湛蓝的海在层峦叠嶂的丘陵间若隐若

现, 遥想当年, 盟军万箭齐发, 在惊涛骇浪之中艰难爬行, 那是何等之险。我们来到圣马洛。这里已不再属于诺曼底, 而是布列塔尼亚半岛的布列塔尼大区。盟军登陆后, 为了清除巴黎外围的德军势力, 在圣马洛展开对攻战。圣马洛遭到毁灭性打击, 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现在的圣马洛是战后按照原样重建起来的复制品, 即便如此, 重建的圣马洛依然是法国人心中的圣城。

离开圣马洛, 我们掉头重回诺曼底大区, 侄子说,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行车路线, 是想更加清晰地看到诺曼底的地理位置, 加深对盟军选择诺曼底地区登陆的理解。很多人到了诺曼底, 就找盟军登陆的地方。其实, 诺曼底很大, 当年盟军从多个地点登陆, 所谓诺曼底登陆只是一个综合名称, 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诺曼

夜光杯

多退休仪式搞得惊喜连连, 让退休者终生难忘。如美国航空公司为退休飞行员举行洒水仪式, 让退休者驾车穿过消防车喷出的水帘, 在银亮的“凯旋门”中, 完成最后的航班, 接受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祝福与祖国的“接风洗尘”。还有如为退休老人开一班公交专线, 并赠送坐了一辈子的公交车椅子; 以回答试题的形式, 赞美退休者的工作业绩等。形式多种多样, 内核只有一点: 那就是让退休者感受到单位与社会对他的感谢、深情与不舍。

我们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工会, 社会上又有许许多多善于开展服务工作的社会组织, 为了给每一位退休者在结束职业生涯时有一个“光荣”的仪式, 我们能不能尽快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让每一位退休者有一个难以忘怀的仪式呢? 这或许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底登陆的战场。

晚上, 我们到一个叫做贝桑于藩港的地方就餐。第一支成功登陆的盟军作战部队就是在这里上岸的。让我感到兴奋的是, 我们的邻桌竟坐着四位身着英式皇家空军制服的老军人。用餐期间没好意思打扰他们, 待老人们饭毕走出餐厅, 我便跟了出去, 先是试探着与老兵合影, 接着又聊了几句。原来几位老兵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陆战队员, 他们登陆的地点就是这个小港。老兵用手一指——就是那个点着灯的碉堡岩壁之下的那片海滩。目送老兵离去, 我来到这片海滩, 澎湃的海浪, 海天一色的远方, 渐渐淡去的光束, 想象不出 71 年前的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放眼望去, 海滩上长满了互相拥挤着的扇贝, 密密麻麻, 有序排列着, 猛地看上去让人眼晕

颤抖。一位老人说, 战前就是这样, 战争把这里打得满目疮痍, 战后又恢复了老样子, 一切如常。

在诺曼底奔波了三天, 既不是我脑海里天翻地覆般的壮阔与悲怆, 也没有满地尽带黄金甲的猎猎旌旗。战争可以改变历史, 却无法撼动浩瀚大海的潮起潮落, 如诺曼底海滩上的扇贝, 任凭风吹浪打, 我自岿然不动。



颤抖。一位老人说, 战前就是这样, 战争把这里打得满目疮痍, 战后又恢复了老样子, 一切如常。

在诺曼底奔波了三天, 既不是我脑海里天翻地覆般的壮阔与悲怆, 也没有满地尽带黄金甲的猎猎旌旗。战争可以改变历史, 却无法撼动浩瀚大海的潮起潮落, 如诺曼底海滩上的扇贝, 任凭风吹浪打, 我自岿然不动。



晚饭后, 外出为孩子购买明天的早饭。凉风习习, 灯火点点, 路上行人稀少。正走着, 身后飘来一阵歌声, 随即一六十开外的男子踏着歌曲的节奏, 大步从我身边掠过, 一会儿就隐没在茫茫夜色中。“男人就是累, 男人就是累, 地球人都知道我活的很狼狈……” 听清歌词, 想想他精气神十足的样子, 不知怎的, 我有些愤愤不平。回家后, 就有了下面的这一番对话。

“你说, 现今社会, 是男人累, 还是女人累?” 女人的询问声。

“当然是男人累, 你看, 我要养家糊口, 照顾老小, 在单位要承受领导的责难, 在家还要忍受你的啰嗦, 你说能不累吗?” 男人忙着手头的工作, 头也不抬地回答。

“难道我就不累吗? 我也撑着半边天, 忙完单位的事忙家里, 还时时担心老人的身体, 孩子的学业, 哪天不是累的沾上枕头就睡?” 女人的委屈声。

“不管怎么说, 还是男人累, 男人的

究竟谁累

祝青

心理压力更大, 你看过劳死的大多是男人吧, 男人的平均寿命就比女人低, 你看跳广场舞舞的大多是老太婆。”停下手头的工作, 男人沉思片刻回答道。

我也不曾轻松过呀! 女人欲言又止。其实想想, 谁又不累呢? 但凡有责任感的人, 愿意随时为家庭付出的人, 其实都是很累的。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顶住种种压力, 追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 男人确实很累; 同样, 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 自觉站在男人身边, 共挑生活重担, 营造温馨港湾, 女人也够累。

此时, 电视机里正播着“Family”的公益广告, 当“i”张开粗壮的手臂为家人挡风避雨时, 女人不禁回头看看书房里正埋头苦读的儿子, 视线的余光扫到客厅里正忙着的男人。尽管家庭不富裕, 但一家三口都力争上游, 都在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还求什么呢。女人释然了, 转身向厨房走去。

据说不少研究者不会花 time 做饭, 随便应付, 甚至——不吃。我以前的导师, 保持留德时期的习惯, 中午仅咖啡、面包而已。现在的导师, 午饭是学校超市的便当。耳濡目染, 理应效仿。身边的同学, 大多埋头苦读, 少思饮食, 符合研究者清苦修行的特性。叫我天天吃学校食堂, 倒不会有意见。只是偶尔会有十分想吃的东西, 比如春天的笋, 仲春的蚕豆, 初夏的毛豆与囊荷, 秋天的芋艿, 冬季的慈姑, 超市遇到, 忍不住构思怎么吃。幸而杨绛先生曾云: “我有时想, 假如我们不用吃饭, 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锺书不同意。他说, 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 吃了久远不饿, 多没趣呀, 他不羡慕。”稍减我牵挂美食之际的罪恶感。可是钱先生自己大概不做饭。也罢, 有此工夫料理, 大概饭也不做好了。

今春迁居以来, 离校极近, 晚上可散步回家做饭, 顺便留好次日便当, 倒不觉很费事。一个人住, 如何把握食材的分量, 最为难办。要试验一阵, 翻翻《生活手帖》之类的杂志, 才会逐渐有概念。譬如绿叶菜不可久贮, 洋葱最好放网兜挂在阴凉处, 青椒惧水, 须密封冷藏。凡此种种, 实践方知。超市每周一、六打九折, 于是尽量这两天去储存食物。先吃不易保存的食材, 土豆、芋头之类, 可以多留几天。黄瓜、番茄是万能配菜。苹果是万能水果, 喜欢放一两只在书桌上当摆设, 吃掉了再买几只补上。有不少杂志或书, 介绍一人饮食如何节约时间。仔细一读, 还是精细的居多, 总归少不了许多步骤。不过蒸蔬菜值得推广, 没有蒸笼也无碍, 水锅当中置碗, 蔬菜切好放进去, 沸水焖几

分钟, 撒盐或蘸酱油, 就可以吃。荤菜较费事, 炖煮的肉还好, 开着文火, 只要别忘了就行。煎肉或煎鱼亦简便。洗碗看起来很麻烦, 一鼓作气, 千万不可拖延, 其实也不可怕。养成习惯, 做饭就成了每天重要的消遣, 还可顺便购物, 探索某种蔬菜的起源、民俗学意义。

某日半夜, 突然想吃啤酒渍萝卜。是在滋贺阿姨家吃到, 据说是外婆传授的做法, 只要加啤酒和糖, 密封一阵就可以吃。真的很美味, 光过白饭也能吃掉很多。于是出门买萝卜和啤酒, 依样做了。隔两日忍不住, 打开其中一小盒, 切一块吃, 离阿姨家的美味相距甚远。“要密封一周才能吃, 千万要忍住, 中途不要打开, 萝卜正在努力发酵呢。”阿姨说。原来如此! 只好把装萝卜的盒子们都藏到冰箱最深处, 以免好奇心再发作。

立夏以来, 夜夜要吃西瓜。来自熊本的西瓜, 多汁甜美。而瓜皮不好处理, 放垃圾袋容易生虫。不如吃了吧。一位旧友, 曾将西瓜皮白色的部分切细条, 用辣椒和油爆炒, 说是贫家消暑的美食。在他家吃过一回, 无甚特别滋味。瓜类的口感, 大概都相类。刨皮时, 常常念及旧友。如法炮制, 成功处理掉西瓜皮。或拿盐渍, 亦是清脆可食, 心里很满意。可见东亚人民对食材的灵感, 大抵相通, 万物皆可盐渍。

节序川逝, 店头已见青梅。照例泡了梅酒, 去年的酒也开封尝了。客中有一些年年保持的惯例, 不失为消遣之法。水边萤虫明灭曼舞, 枇杷已熟, 低处被人摘尽。高处的, 若无工具, 断难企及。盼望雨日, 不似晴日的明亮积极, 幽暗光阴里看闲书, 小睡片刻, 也不觉惊悔。

四十五年前, 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在我们石库门二楼的前楼, 住着个光头高个子邻居老头。打我记事起, 就知道他是没有工作的。他的老婆倒是被厂里敲锣打鼓送回家的, 我们石库门的大门上, 还贴有光荣退休的大红喜报。除了倒垃圾、倒生活废水, 他在家基本是个吃闲饭的; 衣袋里没有闲钱, 如有二分碎钱, 他会去家门口的烟饭店里, 买上三支整包拆零卖的“勇士牌”香烟过瘾, 偶尔也用三分碎钱买两支“飞马牌”香烟, 那更是快意的享受了。石库门里的大人们称呼他为“方先生”, 我们孩儿辈不论大小, 一律喊他“爷佬佬”。

“爷佬佬”身形高大, 夏天身穿早已洗脱了衣漆、轻轻柔柔薄薄的香云纱衫, 脚踩圆口船形薄底黑布鞋, 在我们石库门里显得鹤立鸡群。那时, 他已近古稀之年, 却依旧膀臂粗壮。他坐在石库门的弄堂口, 年幼的孩子喜欢吊着他的膀子玩, 几个小家伙合力试探“爷佬佬”孔武的臂力, 这是我童年时知道的“吊膀子”。

那个时候, 不时兴叫“先生的”, 都喊“同志”。“方先生”, 也就是“爷佬佬”, 其实是个有故事的人。听我妈妈说, 他以前是个“跑街先生”。

夏日午后临傍晚时, 太阳的光影漫过了西墙, 老城厢蜿蜒狭长的弄堂里, 有微风徐徐飘来。石库门里闲散无事的邻居, 喜欢拿着竹椅、凳子, 坐在弄堂里闲聊、乘风凉, 等待吃晚饭。缓缓地走进弄堂, 又渐渐地走出弄堂的路人, 有时也是邻居们唠嗑的话题。

那时的自行车, 比现在的私家轿车还要贵价, 我们的石库门里共有 13 户住户, 停放在底楼客堂间里的自行车, 也仅二三辆而已。凡弄堂里有人骑过、或推过自行车, 闲聊、乘风凉的邻居, 不光会对着人和车行注目礼, 还会夹有评点、发散的话语。

有一次, 一人一骑, 握着车铃, 叮叮当当地飞驰而过我们的弄堂, 引起邻居不满。车远去了, 评点如潮。热议中, “爷佬佬”不由得说了一句关于骑车的话, 让一个邻居大哥嘲笑不会骑车的老头也瞎起哄。“爷佬佬”听了不干了, 他说: “我会骑车你信吗?” 于是, 邻居大哥就与“爷佬佬”打赌: “你能骑车绕着我们弄堂的育婴堂街道、张家弄兜一圈, 我就买一包飞马牌香烟给你。”众邻居欣然, 我们小孩子也再次对“爷佬佬”的能量翘目探察。要知道, 那时候会骑车的人不多, 何况是一个从没有在单位里上过班的, 年近七十的老头?

从客堂间里借出了邻居王哥的 28 寸永久牌自行车, 邻居大哥把车推给了“爷佬佬”。只见平时不出远门的“爷佬佬”, 双手轻扶车把, 左脚踩着踏板, 右腿抬起, 一个弧线翻身上了自行车。不握车铃、不晃车身; 风, 把“爷佬佬”身上褪了黑漆色、薄薄的香云纱衫微微鼓起来, 身形高大的“爷佬佬”犹如骑在马上, 右拐, 转眼消失了身影; 一会儿, 又从左侧的弄堂口飘然而至, 稳稳当当, 下了车, 笑着把自行车推还给了邻居大哥。老小邻居啧啧称奇。“爷佬佬”也开心地抽起了他喜欢的飞马牌香烟, 这次不是两支, 而是整整一包飞马牌香烟。

爷佬佬

周云海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护眼有方

(▲马姐 ●牛博士)
戴逸如 文并图

▲为赶论文, 我夜以继日, 终于熬成火眼金睛。眼药水, 进口的, 用了一瓶又一瓶。我妈吓坏, 痛骂我, 说我是摧残眼球。医生也警告我, 说我的眼睛早晚会在眼药水上! 谢谢呵, 你的方法让我很受用, 也不必担心副作用了。

●你该谢袁(沛然)老, 这是他的方法。袁老晚年, 九十多岁了, 每天的写作、审读量还是惊人, 而他的眼睛直到去世还很好使。他几十年唯一的护眼方法, 就是教我的热毛巾敷眼。每当用眼过度, 酸了痛了, 身边的学生便会绞热毛巾给他敷眼。说来难以相信, 他要求的毛巾温度, 是与年龄同步上升的。当毛巾烫得学生的手几乎难以承受时, 他却觉得很舒服, 当然, 最重要的是很管用。热敷一会儿, 他又铺开稿纸, 精神抖擞地挑灯夜战了。他成套成排的编著, 就是这样“烫”出来的。

对“热毛巾敷眼法”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评价: “最朴素的方法, 往往是最好的方法。”

这句话, 你可以举一反三, 以小见大哦。